

杨友泉小说精品选

杨友泉 著

最值得写的我认为他的奋争，从呱呱落地那天就已经开始，一如落在土壤里的种子，拼命发长，拼命向上，不分昼夜，无论寒暑。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，他也从土地那里学得善良——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



团结出版社

杨友泉小说精品选

杨友泉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杨友泉小说精品选 / 杨友泉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126-6103-5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4656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5×235 毫米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6103-5

定 价: 58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序

这本书，就写一个叫做农民的人。

但是农民是最难写的，他没有惊涛骇浪的经历，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，往往终其一生，也无法剥出一个光耀的瞬间。可是农民又是最值得写的，古往今来，农民的群体是最为庞大的，正是这个庞大的农耕文明体的存在，得以让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延续至今。

难写的原因除了上述外，还有就是隐忍。我一直认为农民是一个和土地打交道最长的群体，纵贯五千余年：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每天和土地相伴的时间也是最长，这样农民也就有了土地的沉默：隐忍。应该说，土地拥有的天赋，农民都有。最值得写的我认为是他的奋争，从呱呱落地那天就已经开始，一如落在土壤里的种子，拼命发长，拼命向上，不分昼夜，无论寒暑。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，他也从土地那里学得善良——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土地给了他最为慷慨的赠与，如果拥有，他常常掏心窝子回报。

当然我还要写出这个农民的苦难，灾荒和人为带来的苦难。这是他生

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那么，他是怎样面对和消解这些灾难的？

这些，就是我最想写下来的。

我想缘着这个人，把一切都写清楚，把一切写真。我认为把这个人写真了，一个时代就复活了。秉着这样的思绪，书中的这一个，大抵是个真人，要么是件真事。当然要从真实里还原出真，有时候，没有形而上是立不起的。

因为这个人一直活在心中，真的动手写起来，反而没有了难度。

这个人，有时是个父亲、农民工，有时是个寡妇、妓女，有时是个上门女婿，有时又是个族长、补锅匠，有时是个知天命的糟老头，有时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，他在各种艰险的环境里，拼命发长着，拼命向上着，不分昼夜，无论寒暑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他的奋争才宣告结束。他的生命如同大地上的庄稼，一旦收割后，田野立即变得死寂，而在下一波生命来临之前，我借着这稍纵即逝的寂静，尽可能长地回顾一下他的音容笑貌，让他卑微的生命尽可能长地在田野上空逗留、徘徊。

是为序。

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于大理

目录

01 序

01 恶之花

13 松竹兰梅图

30 出 师

46 弹簧床

80 寡妇磨

92 烟垄边上的人家

104 疤 痕

135 跟 踪

169 你得赔我田

181 一个人的战争

220 嫁 夫

233 街心公园上空的飞翔

247 田土的歌者

恶之花

我常常到图书馆，并不是因为它的繁盛，而是因为它的凋敝。这种凋敝使人产生警觉，作为一个爱书如命的人，我偏爱这种警觉。八十年代可不一样，那是它的繁盛期。那时，市第一建筑公司成立不久，市建司毅然撇开开始繁闹的市区，选在一处远得有点离谱的坟岗，据说就是为了节约点资金，建一座像样的图书馆。那时市里还没有像样的图书馆。图书馆离我家不远，我一个野惯了的孩子，很快就被图书馆里那种肃穆吸引。那时图书馆里的人多如牛毛，可就是气氛肃穆。长条凳、窗玻璃、柜台，干净得有些圣洁。翻开一页书就是打开一个世界，静穆得能听见心里扑扑跳的声音，自己顿时成了个初生婴儿，尽情吸收其中幽兰般的空气。

这几年市建筑公司搞承包，到全国各地赚钱，公司繁华不再。图书馆也冷落下来，每天三五个人，坐在过于宽敞的室内，让人若有所失。我看了一会儿书，决定到院子里放松一下，看看野草。那野草上常常落着一种蝴蝶，翅膀上有两只红彤彤的大眼睛，翅膀一晃，好像眨了一下眼睑，令

人眩晕。在阳光照射下，那红彤彤的眼珠鲜艳得很，就像两洞血。昨天到院子里去放松，不仅看到落在草上的蝴蝶，还看到两个在院子里玩石子的小女孩。我试探着问离草丛和蝴蝶不远的大一些的小女孩。

你不怕那只有两洞血的蝴蝶吗？无意中，我把血字咬得很重。

小一些的女孩抢着说，才不怕呢。我们见惯了，那不是眼睛在淌血，只是像在淌血。小女孩纠正了我的说法，我们叫它恶之花。

我弄不清楚为什么叫它恶之花。这是侄儿玩的一款游戏，怎么跑到蝴蝶身上了？现在我又惦上了这个事，我想还是出去问问。

在书架背后有一扇门，以前都是紧锁着的，今天却开着，我把头探进去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。我很好奇，决定从这条走廊转到院子里。

穿过长长的洒着金币一样光斑的走廊，却进入了一间阴暗的小屋，从小屋的门望出去，是一个非常宽敞的仓库，尽管仓库里随地摆放着巨大的堆积物，但仓库依然显得很空旷。我觉得我一个外人进入这样的重地，是不适宜的。没有怎么犹豫我转身就走，准备原路返回。我已经往回走了两步，这时，仓库里传来奇怪的响声，让我停了下来。喳——嘶喳——，喳——嘶喳——。声音在整个仓库回荡，就像在空旷的山谷回荡一样，这种空旷把响声放大了。我停住了脚步，我想判明这到底是什么声音。那声音还在非常有节奏地“嘶喳”着，我听出那渐行渐远的声音中有别的内容，好像在拼命撕扯着什么——但怎么会撕扯？还有点急促——怎么会急促？我不能说服自己，决定回去看一看。我蹑手蹑脚——我只是看一眼就走——我蹑手蹑脚绕过一个巨型堆积物，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惊呆了。一个只有上肢的人，正在用他的双臂支撑着整个身体。他把不多的下半身从这边送到那边，裤管和残肢不可避免地 and 地板摩擦，然后发出“喳”的响声。这还不算完，后面还跟着一个蛇皮袋，袋子上拴着一根看上去非常结实的绳子，当他把自己的下半身尽量往前面送出一程时，他就会把攥在手里的

绳子分两程猛拽，嘶——喳——。第一次非常吃力，拽的路程短；第二次借着惯性，拽的路程稍长。尽管两次加起来并不长，但足以让蛇皮袋来到他废弃的残肢旁。我正在考虑现在现身是否合适，但又一想，仓库肯定有保管员，如果他是偷窃，应该是保管员的事，而且我还拿不准他一定就是在偷窃。

他很快就到了仓库门口，外面是火一样的阳光。他完全暴露在炽烈的阳光下，但他的节奏依然没有变，只是滑动得比仓库里更坦然。这下我看清了他的容貌，衣裳上沾满灰垢，自然卷曲的头发十分粗野，看上去像头雄狮。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，有时候也露出来，从充满血丝和浊黄的眼睛中透出一种执拗。他的大臂由于长时间支撑身体，显得特别短促，但也异常粗壮，包括他粗壮的脖子，厚实的胸脯，看上去觉得不正常。让你不得不信，他下半肢的肌肉、力量，全部跑到上半身上去了。

穿过一个宽敞的院子，竟然没有遇到一个人，长满锈斑的大门，也都敞开着。这一切都鼓励着他。他仿佛是跑了起来，半截身体跑起来像极了钟摆，急剧摆动，非常有节奏，非常有力量，并且始终不可抗拒地保持着这种节奏。蛇皮袋和地面的撞击也在加剧，里面的钢板和铁条的声音也愈渐清晰。

我朝大门边的保卫室瞅了一眼，里面没人。我推开里间半掩的门，也没有人。桌子上的烟灰缸里还燃着一支红河牌烟头。我扫了一眼院子，院子里除了北边的一个公厕，已空无一物。我赶紧跑进去，厕所里果然有两个穿制服的中年人，我的出现显得有些突兀，让他们觉得不自然。一个在装模作样地站在尿槽边，另一个则站在厕坑旁。我对站在尿槽边的高个子说，师傅，有人偷仓库里的东西。

他好像没听见，慢腾腾地拉开裤子开始撒尿。我急了，师……师傅。有人偷仓库里的东西！快，他就要跑啦！我的声音高得有些失态。

你是说那个半截人？高个子好像什么都知道，从他的话头上我还听出一丝刻毒。我不想再耽搁，边点头边说，是、是个残疾人！

他们迅速整理好裤子和我追出大门。一条通往市区宽敞而坑凹的柏油路上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另一条是通向山冈的小路，小路前面有条沟，沟上有座石桥，桥头边有条小路岔进一个小山包。那边，也看不到一个人。

这个杂种，溜得倒挺快！高个子仿佛心有不甘，恶狠狠地朝小山包看了一眼。

这时，一种钢板与铁条的撞击声再次传来。而且不是很远，我甚至看到一股轻淡的尘灰在石桥那边扬起。

我指了指桥那边，说，他在那边，他还没有走远！我们过去！

我们跑过桥去，果然，那人跑得甚欢。大概是走出了危境，钟摆一样的上身比刚才更轻快；蛇皮袋也显得更听话，像一条狗那样紧紧追着他。刚才没有看见他，是由于路边恣肆的杂草和山毛榉遮住了他。

我们突然现身，那人有点惊诧。他没有怎么看我，而是瞪着一高一矮两位保安。他的眼睛像角蟾那样突兀地鼓出来，我怀疑会从里面喷射出什么浆汁。厚实的眼睑红肿着，血丝则像蛛网一样罩在他发黄的眼珠子上——他用凶悍的目光瞪了保安一眼，仿佛还嫌力度不够，他扭了扭粗壮的脖子，像拳击手一样伸出粗短的臂膀，在空中晃了晃。像角蟾那样的眼睛，继续发挥着威力，一眨不眨地死死盯着两位保安。之后，他又更加欢实地跑了起来。令人沮丧的是，挡在前面的两位保安竟然不约而同地站到路边。

从他们的对望中，我知道他们不仅熟悉，而且打过不少交道。

我感觉到两位保安彻底泄气了。刚才还像猎狗追逐猎物那样欢实，现在他们的脸都变得像张纸，又薄又白；被电击过的眼睛，一派茫然，什么都不敢看。

你、你们，为什么不拦住他？这是失职！难道是公司的财物，你们就可以不管？你们家的，你们会这样放他走？

我对他们的不负责任感到愤怒！转眼，那条蛇皮袋就不见了。那边地形我熟悉，小路通向一个乱坟岗。小时候，我们常到那里的树上掏鸟蛋。再往前，有个小村庄，村里十多户人。他应该就是那个小村庄里的。赶快打电话报警！

见他们老是想不透的样子，我提醒他们。他们纸一样白的脸这才回过神来，又有了人样。高个子摸出一个老款手机拨了起来。

你们在这儿等警察，我过去跟着他。不能让他跑了！说完，我沿着小路追了上去。

我尽量放轻脚步，不让他发现。奇怪！他竟然上了小路边的乱坟岗，那里没有什么路的，只有被上坟的人踩出的一溜白。他要去那里干什么？

翻过一个小山包，是一块开阔的坡地，坡地上阳光充足。阳光照在紧巴在地皮的铁线草上，能听见铁线草“嗞嗞”的炸裂声。我听出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安静，仿佛又回到掏鸟蛋的时光。但这个念头一出来，我毫不犹豫就把它拍了回去。这显然是危险的。我选了一丛仙人掌作为遮蔽物，不一会，我就有了新的发现，在一个不太陡的坡地下，是一个朝阳却背风的洼地。洼地尽头，就着两边隆起的地包（也许是两个坟茔），和一棵乌柏树，再用些戳天倒棒的杆子，支着几片石棉瓦。那大概就是他的家。边上码着几只蛇皮袋，袋子里塞满塑料瓶和废纸。

那人下坡时快得就要飞起来。两只手一点地，就把笨重的身体送了出去，残肢刚一着地，两只手又往前一点地，非常完美。蛇皮袋也非常乖巧，借着坡度和滚动的细砂，竟然像条狗，越跑越欢。他走一步，它追一步。

花儿！花儿！你在干什么！

那人的喉咙粗糙，喊声嘶哑，刚才我还在心里嘀咕他是不是哑巴。不

过这声音并不一般，像从粗而短的铁皮桶里倒出来似的。

石棉瓦下面，用蛇皮袋连缀起来的帘子动了动，终于移出一个妇人，年纪三十多岁，但看上去要老得多。背有点驼，腿有点不利索。一直想直起身，但她的身子好像被什么东西执拗地拉扯着，始终直不起来，她一直左右晃荡着、挣扎着。

见到花儿，那人的速度慢了下来，他大概觉得这个事结束了，完了。

翠和红，还没回来？

花儿摆了摆手，朝图书馆方向指了指，然后又摆了摆手。动作利索连贯，我的眼睛有点跟不上。怕对方没有看清，花又重复比画了一遍，然后很开心地咧开了嘴，但仍没有声音。这次我看准了，她是个哑巴。

这样就好！我今天遇到了麻烦，回来迟了，我担心她俩——

那人突然住了嘴。他发现我了——没有——而是花儿非常焦急地比画着什么。是花儿打断了那人的叙述。

——不打紧，没事。麻烦不大，是那俩鸟人使阴招，撒了不少铁碴子。老婆子一听铁碴子，转身进屋抓了一把灶灰，挣扎着身子向那人走来。

那人埋头打理陷进手掌的铁屑，有的铁屑陷得很深，每摘一粒牙齿都咬得吱吱嘎嘎响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名警察一马当先，两名保安亦步亦趋，紧紧跟着他。

花儿挣扎着身子走着，距离那人还有两丈远，突然不挣扎了，瘫在地上，手里的一把灶灰，也撒在地上。

警察已经逮住了那人。警察打开了蛇皮袋，一样一样往外清点：十来块钢板，七八根铁条，一捆悍条，还有一把大扳手。大扳手很崭新，上面还涂着一层黄油。因为人赃俱获，大家都很放松。警察也是四十多岁的样子，见得多了，一点也不慌。他一只手拿起大扳手，另只手去弄滚轴，扳

手的开口时而大，时而小。

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出来的。

走吧！跟我走一趟。

过去把事情说清楚。

如果没犯别的事，登记一下，就会放你出来。

那人没吱声，他正在权衡去还是不去。他清楚不去不太可能，去，好像还有什么放不下。警察提起蛇皮袋，在警察注视下，那人还没有想清楚放不下的是什么，咬了一下牙，转过身子，启动他猿一样鼓胀的臂膀，顺从地跟上警察。

“吱——”一声怪吼突然从人们背后发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我回过头时，发现妇人的嘴还在龇咧着。不过，这种令人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怪叫，显然还不足以表达她的绝望，她开始用双手猛烈地连续拍打地面。然后猛地直起身，伸直双臂，张开手掌，凝望天穹。人们还来不及反应，她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匍匐在地面，双手连击大地——仿佛不是警察带走了她男人，而是她男人被大地埋葬了——从地上击起的草茬，像无数的蚱蜢密密麻麻地飞舞着。她却早已置身界外，猛地直起身，伸直双臂，张开手掌，凝望天穹——

当然不是祈佑，也不是招魂，却又让我想起那些仪式。

已经松弛下来的空气，立即紧张起来。绝望的叫声和更加绝望的姿势唤醒了那人。那人觉得警察制造出的那个祥和的氛围，里面藏着陷阱，而自己险些就上当了。那人已经盯住警察敏锐的眼睛。现在，那放不下的东西现身了。这种东西一触即发，不可收拾，没有解药。

那人开始转过身来，开始摇摆着上身，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那人开始往回走，同时他像拳击手一样酝酿着力量。每一个动作，都是那样惊心动魄，都经历着剑和刀的对碰，仿佛每走一步，都是一套劈砍刺。整个

过程，警察和那人的眼皮都没有眨动一下。

警察终于让过了那人。

警察提着蛇皮袋走了几步，但是越走越慢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那两个站在远处的保安，见没什么戏，已经往回走了。其中一个还嘀咕了一句，跟个半截人，谁他妈有办法！

话刚说完，猛然听到警察吆喝了起来，不行！我干了二十年警察，还没有放过一个罪犯！不管他是活的，还是死的！

俩保安以为又出了什么事，惊诧地回过头来。

警察几步追上残疾人，蹲在他的前面。

你，还得跟我去一趟派出所，我得有个笔录。我不能什么也不做！

警察盯着残疾人，残疾人的裤腿那里还有血珠渗出，有几粒铁屑还死死抠在里面。

让开！别拦住我！

残疾人眼睛里的刀渐渐烧红，越来越红。这种红，透着恶。让我想起那只蝴蝶翅膀上的那种红，那样阴邪、怪异！

残疾人急于要回到遮着蛇皮袋门帘的小屋，也许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但却是他的全部。他张开的臂膀撞在了警察身上，两人很快掐在了一起。而那个老妇人，看到他们交缠的一瞬，又“吱”地叫了一声。仿佛这一切她早已预见，她只是陡然加快动作，而且快得惊人，双手拍拍地，又突然直起上身，指指嘴，张开手掌，伸直手臂，朝天摊开。但是这个仪式已经没有丝毫作用，颓然成为警察和残疾人多余的布景。在他们推来搡去的缝隙间，突然显现，又突然闪灭。

警察抓住残疾人的手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。但是残疾人手上的力量出奇的大，把警察摔得险些后翻，警察的手臂抡到了一个小女孩脸上。小女孩边擦鼻血边叫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打着我了！

小女孩大约七岁，叫红。前几天我见过，经常到图书馆的院子里玩。她曾经和五岁的妹妹翠议论过，父亲为什么非得让她们每天两点出去玩，而且四点半前不准回家。她们一直为这个事满腹疑虑，她们甚至还问过我。我当时是这样告诉她们的，你们的父亲，当然是想让你们不要整天在外撒野，到图书馆肯定好，至少可以感受图书馆里的那种气氛。

现在一切真相大白！

残疾人不知道红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他好不容易推开警察，来到红跟前。他看到红汩汩而出的鼻血，仿佛是他打了红儿。他讨好红儿。

红儿，你说爸今天要输呢，还是要赢？

我要爸爸输！红没有怎么想就叫起来。

输？

残疾人惊骇地瞪着红儿，他想不通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为什么，要输？

你是让我输？你真是这样想的？

我也要爸爸输！

翠也叫了起来。翠跪在她妈妈身旁，她先是想逮住妈妈那可怖的举动，但是她逮不住，她幼小的身体反而被她妈妈带动起来。她只好帮着妈妈完成那些可怖的动作，随着妈妈的身体一起一伏，她小小的身子也在起伏着。其实她的魂和妈妈的魂一样，不在她们这里，在父亲那里。

你们，这么小，谁教你们的？为什么，要输？

残疾人终于叫了出来。仿佛是什么东西给了他重重一击，他开始咆哮起来，双拳向天空中击打着。

红和翠都胆怯地望着父亲伸向天空的双拳，姐妹俩对望了一眼，弱弱地说，没有教啊，谁也没教。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

——不，一定是什么人教你们的！快告诉我，谁教你们的？爸爸可以输，因为爸爸是男人。

残疾人边说边用力“嘭嘭嘭”击打着胸脯。

可你们是女孩，你们什么也没有，你们拿什么输？我问你们，你们拿什么输？

赢！赢！赢！你们必须赢！看好老子，像老子这样，赢！你们什么也没有了，你们拿什么输！

红儿，翠儿，你们必须赢！赢！！爸爸要你们赢！你们听到了吗？

残疾人继续咆哮着，他大概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扯淡。他赢不了。红和翠也是。绝望让他变得更加疯狂，他的双手粗野地在天空中挥舞着，他想把那些话撕碎，可那些话却是他一直想对红儿和翠儿说的。扣住一只手腕的手铐，在空中划来划去，因为什么也没有碰到，因此看上去特别刺眼，仿佛一道道闪电，劈刺着天空。

我只要你——跟我去做个笔录，半个小时就好！警察还没说完，手机响了起来。警察一听让他赶紧回去，他的脸更难瞧了！挂了电话，警察实话实说，口气有点低三下四。走吧，也许要不了半小时，就二十分钟。所长来电话了，所里没有人手，你必须迅速跟我回去。

不，我决不过去！决不——过去！残疾人的双手继续在空中舞着，那只开了一边口子的手铐，也跟着在天空咆哮。

这次，警察成功地把铐子的另一边铐在自己腕子上，而且，警察利用下肢的优势成功地压住残疾人的上身，他得制服残疾人的另一只手，这个事才算完。警察在一点点取势，残疾人的另一只手也慢慢被控制。

已经大功告成，结案是迟早的事。两个站在远处的保安松了口气，高个子掏出纸烟，递给矮个子一支，又噙噙走了两步，想递给警察一支。被矮个子扯了回来。矮个子已经看出，这事还没有完，甚至才刚开始。

果然，警察开始痛苦地咧了一下嘴。只听残疾人粗哑着嗓子问，红，翠，爸再问你们，你们要爸赢，还是要爸输？